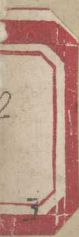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美學

叢編

中

胡經之 主編



中国古典美学丛编

中 册

胡 经 之 主 编

中 华 书 局

一 感 物

〔提要〕 感物，是指艺术家(主体)对客观现实(客体)的感受，以“心”感“物”。感物是艺术创造的门户，它直接影响到艺术家创造性灵感(“感兴”)的勃发、想象(“神思”)的展开、构思(“凝虑”)的深化、情感(“情理”)的渗透、形象(“意象”)的孕育等。感物又是艺术创造的基础和材料，艺术家由感物而获得审美体验，才可能进行意象创造，使审美体验转化为艺术形象。

感物说的最早的萌芽可上溯到战国时代的《乐记》，“乐者，音之所由生也；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”这里已有比较完整的感物理论，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。汉代司马迁主张体验自然和社会生活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班固认为艺术创造是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。

感物说在六朝已经真正渗透到关于艺术创造的理论中。陆机提出“瞻万物而思纷”，刘勰认为“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”，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”，钟嵘强调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”。

唐代文论、画论、书论重视感物对艺术创造的作用。李白认为“哀怨起骚人”。孙过庭、张怀瓘、李阳冰等强调书法“观物取象”。张璪主张绘画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。

宋代苏轼、陆游等认识到感物对于艺术创造具有决定性意义。苏轼主张“其神与万物交”，“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”。张戒认为“世间一切皆诗”。董道提出“登临探索，遇物兴怀”。陆游强调从感

物中得“诗家三昧”。杨万里说感物赐予艺术家“万象”和“诗材”。朱熹对《乐记》的感物论有新的阐释。

明代宋濂、李贽等注重“心”与“物”的相互作用，更突出“心”的能动作用。宋濂说：“及夫物有触，心有所向，则沛然发之于文。”李贽说：“文非感时发已，或出自家经画康济，千古难易者，皆是无病呻吟，不能工。”

清代金圣叹认为艺术创造应当是“妙手”写“妙眼所见”，“眼未有见”，则不能产生艺术创造。叶燮强调“仰观俯察，遇物触景”，刘熙载认为艺术是“物色”与“生意”、“观物”与“观我”的“相摩相荡”的产物。晚清王闿运、陈廷焯、谭献等强调感物的社会生活内容。

凡音者生乎人心者也，感于心则荡乎音，音成于外而化乎内。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，察其风而知其志，观其志而知其德，盛、衰、贤、不肖、君子、小人，皆形于乐，不可隐匿，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。

（先秦） 吕不韦等《吕氏春秋·季夏纪·音初》，据《诸子集成》本

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声相应，故生变，变成方，谓之音。比音而乐之，及于戚羽旄，谓之乐。

乐者，音之所由生也；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啾以缓；其喜心感者，其声发以散；其怒心感者，其声粗以厉；其敬心感者，其声直以廉；其爱心感者，其声和以柔；六者非性也，感于物而后动。

（先秦）《乐记》，据人民音乐出版社吉联抗译注本

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。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。亦可以观风俗，知厚薄云。……

故哀乐之心感，而歌咏之声发。

（汉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伫中区以玄览，颐情志于《典》《坟》。遵四时以叹逝，瞻万物而思纷；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。心懔懔以怀霜，志眇眇而临云。咏世德之骏烈，诵先人之清芬；游文章之林府，嘉丽藻之彬彬。慨投篇而援笔，聊宣之乎斯文。

（晋）陆机《文赋》，据李善注《文选》卷十七，据中华书局本

春秋代序，阴阳惨舒，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。盖阳气萌而玄驹步，阴律凝而丹鸟羞，微虫犹或入感，四时之动物深矣。……岁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。一叶且或迎意，虫声有足引心；况清风与明月同夜，白日与春林共朝哉！

（梁）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范文澜注本

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……

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，或骨横朔野，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嫖闺泪尽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扬娥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故曰：“诗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故词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

（梁）钟嵘《诗品序》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

追寻平生，颇好辞藻，虽在名无成，求心已足。若乃登高目极，

临水送归，风动春朝，月明秋夜，早雁初莺，开花落叶，有来斯应，每不能已也。

(梁) 肖子显《自序》，据《全梁文》本

云山已发兴，玉佩仍当歌。

(唐) 杜甫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，据文学古籍刊行社《杜少陵集详注》本

郑县亭子润之滨，户牖凭高发兴新。

(唐) 杜甫《题郑县亭子》，据文学古籍刊行社《杜少陵集详注》本

东阁观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

(唐) 杜甫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》，据文学古籍刊行社《杜少陵集详注》本

诗者，人志意之所之适也。……志之所适，外物感焉。

(唐) 孔颖达《诗大序正义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诗人之作，感于物（一作感于物象），动于中，发于咏歌，形于事业。事之博者其辞盛，志之大者其感深，故仲山有过墓之什，廓然其虑，粲乎其文，可以窥盘桓居贞之道，梁父闲吟之意。

(唐) 梁肃《周公瑾墓下诗序》，据《全唐文》本

辰象文于天，山川文于地，肖形最灵，经纬教化，鼓天下之劲，通天下之宜，而人文作焉，三才备焉。名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，正五事，精义入神，英华发外，著之话言，施之宪章，文明之盛，与天地准。

(唐) 权德舆《权载之文集》卷三十三，《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公文集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会性情者因于物象，穷比兴者在于声律。盖辩以丽，丽以则，得于无间，合于天倪者，其在是乎？彼惠休称谢永嘉如芙蓉出水，钟嵘谓范尚书如流风回雪，吾知之矣。

（唐） 权德舆《权载之文集》卷三十五，《左谏议大夫韦公诗集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常爱陶彭泽，文思何高玄。又怪韦江州，诗情亦清闲。今朝登此楼，有以知其然。大江寒见底，匡山青倚天。深夜溢浦月，平旦铲峰烟。清辉与灵气，日夕供文篇。我无二人才，孰为来其间？因高偶成句，俯仰愧江山！

（唐） 白居易《白居易集》卷七，《题浔阳楼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夫音生于人心，心惨则音哀，心舒则音和。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，则韩娥曼声哀哭，一里愁悲；曼声长歌，众皆喜忭，斯之谓矣。是故哀、乐、喜、怒、敬、爱六者，随物感动，播于形气，叶律吕，谐五声。舞也者，咏歌不足，故手舞之，足蹈之，动其容，象其事，而谓之为乐。

（唐） 杜佑《通典·乐序》，据商务印书馆本

居士之在山也，不留于一物，故其神与万物交，其智与百工通。

（宋） 苏轼《苏东坡集》前集卷二十三《书李伯时山庄图后》，据商务印书馆本

夫昔之为文者，非能为之为工，乃不能不为之工也。山川之有云，草木之有华实，充满郁勃而见于外，夫虽欲无有，其可得耶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，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，故轼与弟

辙为文至多，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。己亥之岁，侍行适楚，舟中无事，博弈饮酒，非所以为闺门之欢。山川之秀美，风俗之朴陋，贤人君子之遗迹，与凡耳目之所接者，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。

(宋) 苏轼《苏东坡集》前集卷二十四《南行前集叙》，据商务印书馆本

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，而不知拙语亦诗也。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，而不知常语亦诗也。欧阳公诗，专以快意为主；苏端明诗，专以刻意为主；李义山诗，只知有金玉龙凤；杜牧之诗，只知有绮罗脂粉；李长吉诗，只知有花草蜂蝶；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。惟杜子美则不然，在山林则山林，在廊庙则廊庙，遇巧则巧，遇拙则拙，遇奇则奇，遇俗则俗，或放或收，或新或旧，一切物，一切事，一切意，无非诗者。故曰“吟多意有余”，又曰“诗尽人间兴”。诚哉是言！

(宋) 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，据中华书局《历代诗话》本

燕仲穆以画自嬉，而山水尤妙于真形，然平生不妄落笔，登临探索，遇物兴怀，胸中磊落，自成邱壑，至于意好已传，然后发之。或自形象求之，皆尽所见，不能措思虑于其间，自号能移景物随画，故平生画皆因所见为之，此固世人不能知，纵复能知未必识其意也。

(宋) 董道《广川画跋》，据《中国画论类编》本

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思，既有思矣，则不能无言，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，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、节奏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

所以作也。

(宋) 朱熹《朱文公晦庵先生文集·诗集传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欲夺其造化，则莫神于好，莫精于勤，莫大于饱游饫看。历历罗列于胸中，而目不见绢素，手不知笔墨，磊磊落落，杳杳漠漠，莫非吾画。此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而草圣益佳，张颠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势益俊者也。

(宋) 郭熙《林泉高致集·山水训》，据人民美术出版社《画论丛刊》本

刘器之谓马永卿云：“……其后孔子年五十余，方历聘诸国十有四年，而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岁，乃始删《诗》《书》，系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只数年间，了却一生著述。盖是时学问成矣，涉世深矣，故其述作始可为万世法。譬如积水，千仞之源，一日决之，滔滔汨汨，直至于海，其源深矣。若夫潢潦之水，乍盈乍涸，终不能有所至者，其源浅也。古人著书，多在暮年，盖为此也。

张芸叟曰：“司马迁年二十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沅湘，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郊，过梁楚，西使巴蜀，天下靡所不至。晚年方敢论次前世，著书成文，天文地理，古今治忽，无所不总。故学者居一室之内，守简策，胶旧闻，任独以决天下事，鲜有不谬者。”

(宋) 王正德《余师录》卷二，据《丛书集成》本

叙曰：五常之精，万象之灵，不能自文，必委其精、萃其灵于俊伟杰之人以焕发焉。故文者，天地真粹之气也，所以君五常、母万象也。纵出横飞，疑无涯隅，表乾里坤，深入隐奥。非夫腹五常精，

心万象灵，神合冥会，则未始得之矣。

(宋) 孙仅《读杜工部诗集序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东坡云，老杜自秦州越成都，所历辄作一诗，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，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。独唐明皇遣吴道子，乘传画蜀道山川，归对大同殿，索其画无有，曰：“在臣腹中，请匹素写之。”半日而毕。明皇后幸蜀，皆默识其处。惟此可比耳。

(宋) 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卷上，据《诒经堂藏书七种》本

堪笑腰仙也耐寒，飞花端合上楼看。深知壮观增诗律，洗尽元和到建安。

(宋) 陈与义《周尹潜过门不我顾，遂登西楼作诗见寄次韵谢之三首》之二，据《四部丛刊》《增广笺注简斋诗集》本

文章天所秘，赋予均功名。吾尝考在昔，颇见造物情。离堆太史公，青莲老先生。悲鸣伏枥骥，蹭蹬失水鲸。饱以五车读，劳以万里行。险艰外备尝，愤郁中不平。山川与风俗，杂错而交并。邦家志忠孝，人鬼参幽明。感慨发奇节，涵养出正声。故其所述作，浩浩河流倾。岂惟配诗书，自足齐谶经。我衰敢议此，长歌涕纵横。

(宋) 陆游《陆游集·剑南诗稿》卷十八《感兴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组绣纷纷炫女工，诗家于此欲途穷。语君白日飞升法，正在焚香听雨中。

(宋) 陆游《陆游集·剑南诗稿》卷十八《即事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文字尘埃我自知，向来诸老误相期。挥毫当得江山助，不到潇湘岂有诗？

（宋）陆游《陆游集·剑南诗稿》卷六十《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我初学诗日，但欲工藻绘。中年始少悟，渐若窥宏大。怪奇亦间出，如石漱湍濑。数仞李杜墙，常恨欠领会。元白才倚门，温李真自邻。正令笔扛鼎，亦未造三昧。诗为六艺一，岂用资狡狴。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。

（宋）陆游《陆游集·剑南诗稿》卷七十八《示子遹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山思江情不负伊，雨姿晴态总成奇。闭门觅句非诗法，只是征行自有诗。

（宋）杨万里《诚斋集》卷二十六《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》（其二）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其夏之官荆溪，既抵官下，阅讼牒，理邦赋，惟朱墨之为亲，诗意时往目（日）来于予怀，欲作未暇也。戊戌三朝时节，赐告，少公事，是日即作诗，忽若有寤，于是辞谢唐人及王、陈、江西诸君子，皆不敢学，而后欣如也。试会儿辈操笔，予口占数首，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。自此每过午，吏散庭空，即携一便面，步后园，登古城，采撷杞菊，攀翻花竹，万象毕来，献予诗材，盖麾之不去，前者未仇，而后者已迫，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。

（宋）杨万里《诚斋集》卷八十《诚斋荆溪集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元祐后诗人迭起，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，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，要之不出苏、黄二体而已。及简斋出，始以老杜为师。《墨梅》之类，尚是少作。建炎以后，避地湖峤，行路万里，诗益奇壮。

（宋）刘克庄《后村诗话前集》，据《适园丛书》本

洞庭天下壮观，自昔骚人墨客，闻丽搜奇者尤众，如“水涵天影阔，山援地形高”，“回顾疑无地，中流忽有山。”；“鸟飞岂谓堕，帆远却如闲。”皆见称于世。然莫若孟浩然“气蒸云梦泽，波动岳阳城。”则洞庭空旷无际、气象雄张如在目前。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，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，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。

（宋）阙名《金玉诗话》，据《萤雪轩丛书》本

五言之兴，始于汉而盛于魏；杂体之变，渐于晋而极于唐。穷天地之大，竭万物之富，幽之为鬼神，明之为日月，通天下之情，尽天下之变，悉归于吟咏之微。

（金）赵衍《重刊李长吉诗集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李贺歌诗编》

眼处心生句自神，暗中摸索总非真。画图临出秦川景，亲到长安有几人？

（金）元好问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十一《论诗三十首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余少时喜学诗，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，则以问之。其法人人不同。有一老生云：子欲学诗乎？则先学游，游成，诗当自异于时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，但时时取陆放翁《入蜀记》、范至能《吴船录》之类，张诸坐间，想像上下，计其往来，何止日行数千万里之为快。已而得应科目，出交天下士大夫，谙其乡土风俗。已而得宦，学江

淮间航浮洪流，车走剡坂，风驰两奔，往往经见古今战争兴废处所，虽未尽平生之大观，要自胸中潇潇然无复前时意态矣。身又展转更涉世故，一时同学诗人眼前略无在者，后生辈因复推余能诗，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。然有来从余问诗，余固不敢劝之以游，乃徐而考其诗，大抵其人之未学游者不如已游者之畅，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之肆也。呜呼，信有见哉！

（元）戴表元《剡源戴先生文集》卷九《刘仲宽诗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气有所抑而难宣，意有所未喻，时有所触，物有所感，事有所不可直指，形之为诗，则一言片语而尽之矣。故摅华为实，锻粗为精，文约而义博，辞近而旨远，惟诗为然。

（元）方回《桐江续集》卷三十二《仇仁近百诗序》，据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本

仲尼氏而下，文有法而无作。仲尼之门，游、夏以文学称，未闻其执笔命题而作文也。物感于我，我应之以理而辞之耳，岂校其辞之工拙哉？是以六经之文，经天地，贯万世，与博厚高明并而不朽也。

（元）郝经《郝文忠公陵川文集》卷二十二《文说送孟驾之》，据清乾隆刊本

诗固有不得不如禅者也。今夫山川草木，风烟云月，皆有耳目所共知识，其入于吾语也，使人爽然而得其味于意外焉，悠然而悟其境于言外焉，矫然而其趣其感他有所发者焉，夫岂独如禅而已。禅之捷解，殆不能及也。然禅者借混沌以使人不可测，诗者则眼前景、望中兴、古今之情然，使觉者咏歌之、嗟叹之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能已。登高望远，兴怀触目，百世之上，千载之下，不啻如自其口

出，诗之禅至此极矣。

(元) 刘将孙《养吾斋集》卷十《如禅集序》，据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本

先生在胜国时未及仕而远去祚移，抱其遗经隐于仙华山之阳。穷深极密，殆与世隔。久之稍出，游浙东西州，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，往往握手歔歔，低徊而不忍去。缘情托物，发为声歌，凡日用动息，居游合散，耳目之所属，靡不有以寓其意，而物理之盈虚，人事之通塞，至于得失废兴之迹，皆可概见。故其语多危苦激切，不暇如他文人藻饰秾丽以为工也。

(元) 黄潛《金华黄先生文集》卷十六《方先生诗集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予少时读杜少陵诗，颇怪其多忧愁怒抑之气。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，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，乌得而和且乐也。然而闻见异情，犹未能尽喻焉。比五六年来，兵戈迭起，民物凋耗，伤心满目，每一形言，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，虽欲止之而不可。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，真不得已，而予所怪者，不异夏虫之疑冰矣。

(明) 刘基《诚意伯文集》卷五《项伯高诗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予闻国风、雅、颂之体也，而美刺风戒则为作诗者之意。故怨而为《硕鼠》《北风》，思而为《黍苗》《甘棠》，美而为《淇澳》《缁衣》，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为言。其谤也，不可禁；其歌也，不待劝。故嚶嚶之音生于春，而惻惻之音生于秋，政之感人，犹气之感物也。是故先王陈列国之诗，以验风俗、察治忽。公卿大夫之耳可聒，而匹夫匹妇之口不可杜，天下之公论，于是乎在。吁，可畏哉！

(明) 刘基《诚意伯文集》卷七《书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德政诗后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诗者，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也，感事触物，必形于言，有不能自己也。

（明）宋濂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四十一《刘母贤行诗集序》，
据严荣校刻本

及夫物有所触，心有所向，则沛然发之于文。

（明）宋濂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三十四《叶夷仲文集序》，据
严荣校刻本

诗乃吟咏性情之具，而所谓风、雅、颂者，皆出于吾之一心，特因事感触而成，非智力之所能增损也。

（明）宋濂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三十七《答章秀才论诗书》，
据严荣校刻本

古之立言者，岂得已哉？设使道行于当时，功被于生民，虽无言可也。其负经济之才而弗克有所施，不得已而形于言，庶几后之人或行之，亦不翅视展其学，可以汲汲遑遑弗忍释者，其志盖如是而已。奈何近代多藉晔世取宠之具，褒扬于赠饯之夫，献谀于泉下之鬼，组织绮丽，张浮驾诞，以为能举世安之，曾无有非之者。予不知古之立言者，还果如斯否乎？

（明）宋濂《宋文献公全集》卷十二《守斋类稿序》，据严荣
校刻本

古人之于诗，不专意而为之也。《国风》之作，发于性情之不能已，岂以为务哉！后世始有名家者，一事于此而不他，疲殫心神，搜括万象，以求工于言谈之间。

（明）高启《高太史大全集》卷首《缶鸣集自序》，据《四部
丛刊》本

诗固未易知也。三经三纬之体，已备于《三百篇》中。然当时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闾巷匹夫匹妇，因时之治乱，政之得失，蓄于中而泄于外，如天风之振，不能不为之声，而不知声之所出；海涛之涌，不能不为之文，而不知文之所成。于是叶而歌之，用于闺门乡党邦国，而兴起人心，使有劝惩矣。

（明） 贝琼《清江贝先生文集》卷二十九《陇上白云诗稿序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情者，动乎遇者也。……故遇者物也，动者情也，情动则会，心会则契，神契则音，所谓随寓而发者也。梅月者，遇乎月者也；遇乎月则见之目怡，聆之耳悦，嗅之鼻安，口之为吟，手之为诗。诗不言月，月为之色。诗不言梅，梅为之馨。何也？契者会乎心者也，会由乎动，动由乎遇，然未有不情者也。故曰：情者，动乎遇者也。

故天下无不根之萌，君子无不根之情，忧乐潜之中，而后感触应之外，故遇者因乎情，诗者形乎遇。

（明） 李梦阳《空同集》卷五十《梅月先生诗序》，据明嘉靖刊本

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，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，故圣以时动，物以情征。窍遇则声，情遇则吟。吟以和宣，宣以乱畅，畅而永之而诗生焉。故诗者，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。

（明） 李梦阳《空同集》卷五十《鸣春集序》，据明嘉靖刊本

夫既东西南北人也，于其分不有怅离思合者乎？于是筵于庭，祖于道，觞于郊，嬉于园，不有缱绻踟蹰者乎？斯之谓情也。情动则言形，比之音而诗生矣。

（明） 李梦阳《空同集》卷五十八《题东庄钱诗后》，据明嘉靖刊本

物无巨细，各具妙理，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，而非由矫揉造作焉者。万物之多，一物一理耳，惟夫绘事虽一物，而万理具焉。非笔端有造化而胸中备万物者，莫之擅场名家也。

（明）李开先《中麓画品·序》，据《中国画论类编》本

文非感时发已，或出自家经画康济，千古难易者，皆是无病呻吟，不能工。

（明）李贽《续焚书》卷一《复焦漪园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余友李山人宾甫，少而辞荣，中岁石隐，家幸不乏负郭，弛于负担，所居有林泉泉石之胜，灌园垂钓，与禽鱼亲。发为诗歌，力去雕饰，天然冲夷，语必与情冥，意必与境会，音必与格调，文必与质比，非独其材过人，盖根之性情者深哉！则其所得于丘壑之助不小也。

（明）屠隆《白榆集》卷三《李山人诗集序》，据明万历刊本

仆闻之曰：“发言为诗者，咏所志也；登高能赋者，颂所见也。”故诗人之赋，外见而传诸情；文人之作，内见而阐诸理。由此言之，文生于见已，词乃决之耳。夫文以足言，实犹言也。今人有身历之、目见之而言者，有徒传听而言者，有意揣想决，曰是将然而遂强言者。生燕而言燕，长楚而言楚，无待饰，其犹善也。传说者，直之则漏，饰之则溢，如盲者之说日月，彼殆声化焉。况於意揣想决，从事于冥冥之间者哉！夫妄听之、而妄臆之、而妄言之者，文章家多然也。博引旁合，祇益为妄，知道者未始一盼焉。……凡文之组缀藻绣，矜饰乎外者，皆其中之无有者也。

（明）陶望龄拟《与友人论文书》，据味芹堂刻《明文授读》本